

特别策划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笔谈④

焦点透视

编者按

家庭是研读和解析社会结构整合及发展变迁的重要路径。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探讨了家庭的起源、演变过程及未来家庭的发展,为我们正确认识和现实中的家庭现象、妇女解放问题提供了理论与方法指引。他们洞察时代形成的有关家庭的科学表述,至今仍引发我们不断思考:一是坚持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认识家庭与妇女地位的变化,二是注重从家务劳动入手建构妇女劳动解放的实践路径,三是建设性别平等的新型家庭。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家庭的科学论述及其当代启示

石红梅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研读和解析社会结构整合及发展变迁的重要路径。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探讨了家庭的起源、演变过程及未来家庭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妇女地位的变迁过程,指出了妇女解放的途径,为我们正确认识和现实中的家庭现象、妇女解放问题提供了理论与方法指引。

妇女受压迫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和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1881-1882)的基础上,恩格斯于1884年写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全书从自然选择和生产力发展两个方面详细论述了人类社会家庭的发展过程,并阐释了妇女在家庭演变过程中逐渐沦为被压迫对象的根源。他认为,人类的婚姻形式是从群婚制向对偶婚制、专偶婚制的发展过程。血缘家庭和普那路亚家庭是群婚制的产物,其特征是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世系由母亲来确认,因而形成了以妇女为主导的母权制社会。在繁衍进程中,人类逐渐发现了近亲结婚的弊端,于是有了限制性交关系的婚姻禁例,促使最初的血缘家庭向普那路亚家庭转变。婚姻禁例范围更广后,进一步推进普那路亚家庭向对偶制家庭发展。

当人类社会步入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生产工具不断革新,社会财富有了剩余。特别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驯养、放牧等活动使男性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提升,作为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在家庭中男性也占据了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男子产生了将财产继承给其子女的想法。然而,按照母权制社会的氏族继承制度,由于男子和其子女分属于两个氏族,男子的子女就无法继承他的遗产,因此,要改变氏族的继承制度,必须先废除母权制,建立父权制。财产继承制度的改革导致了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转变。可以说,私有财产的出现由氏族继承向子女继承的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产生了私有制与公有制的对抗以及家庭与氏族的对立。在相互的抗衡中,最终以母权制的终结和父权制的建立为结果。所以恩格斯认为,“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

家长制家庭是父权制确立后的第一种家庭形式,在这个家庭中,丈夫掌握着至高的权力。为了保证能够生出血缘确凿无疑的子女来继承父亲的财产,在家长制家庭基础之上产生了一夫一妻制家庭。然而,这种一夫一妻制并不是针对男女双方,而是针对妇女的一夫一妻制,妇女彻底沦为丈夫淫欲的对象和生育的工具。同时,家庭成为基本的经济生产单位,妇女成为承担家庭劳动、保障家庭成员参加生产劳动的主体。可见,家庭和妇女地位的变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妇女受压迫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妇女解放的条件及两性关系重建

随着私有制和父权制家庭产生,在家庭内部形成了最初的阶级压迫,即丈夫对妻子的统治。与此同时,家庭中关于恢复人口生产能力的洗衣做饭、照顾孩子、清洁卫生等劳动丧失了公共性,变成了一种家庭内部的完全私人的事务,妻子成为丈夫的奴隶、家庭的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至资本主义社会,公领域和私领域正式划分,家务劳动的价值无法在社会上以工资形式得到承认,造成了更加隐蔽的性别剥削。因此,恩格斯提出,只有在全体妇女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工夫的时候,妇女才能获得解放。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家庭发展历程的研究,揭示了资产阶级家庭的本质,即纯粹的金钱关系。因为资产阶级家庭建立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将婚姻变成了类似商品的交易,用金钱来权衡婚姻的利弊。在批判资产阶级家庭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论述了未来家庭的发展趋势。他们认为,当私有制被消灭后,婚姻才能得到充分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家庭的构想包含了两个环节,一是消灭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资产阶级家庭,二是重新建立以性爱为基础的、性别平等的新家庭。

马恩家庭论述的重要启示

虽然家庭及其相关的妇女问题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重要议题,但他们洞察时代形成的有关家庭的科学表述,引发我们不断思考。

一是坚持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认识家庭与妇女地位的变化。马恩关于家庭的论述清晰地说明家庭的出现和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妇女受压迫也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这就要求我们依据具体的历史条件,认识和分析家庭和妇女被压迫这个历史事实。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家庭形式由血缘家庭过渡到一夫一妻制,家庭结构经历了从大家庭到核心家庭的转型,正出现更多的类型,譬如个人家庭、单亲家庭等,家庭的血缘纽带正在解体,家庭的功能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由原来重要的经济功能,到现在更侧重调节情感功能,中国的家庭成员关系原来特别注重尊老孝亲,而在当下却出现了“恩往下流”,我们越来越发现,父亲的角色、作用也正在发生着变化,在家庭中他可能不再是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在教育中,他也不再具有原有的权威,社会中出现了一批专业的人士和机构正取代父亲的功能。女性从家庭的主要劳动者变为社会劳动的主要参与者,社会地位不断提升,但同时面临“第二轮班”、职业天花板和就业歧视,解放目标虽向好,但过程复杂且艰难。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分析家庭和妇女受压迫现象,能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理解事物出现的过程,发生变化的机理,现实的状态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二是注重从家务劳动入手建构妇女劳动解放的实践路径。家务劳动由原来的公共性变为私领域的活动,进入现代社会其重要的表现是社会不能用工资的形式承认其价值,这是妇女地位在现实中长期得不到提高的重要因素。目前虽然妇女走出了家庭、参与到经济生产中,但从从事家务劳动的主体仍然是妇女,家务劳动仍然是限制妇女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从家务劳动入手建构妇女劳动解放的实践路径,是推动妇女发展事业的重要内容。当然,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要引起重视,就是如何看待家务劳动的价值?马克思认为家庭和孩子并不仅仅是负担和累赘,恰恰相反,家庭生活会帮助人们排除孤独感,产生幸福感,孩子虽然在很多方面耗费家长的时间、金钱、精力,但同时也给家庭带来愉悦的气氛、未来的希望、前进的动力。我们要从家务劳动价值化的角度,从意识形态和观念及对自由劳动的理解来认识家务劳动,发掘其内在的本质和意义。

三是建设性别平等的新型家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婚姻应当由两个人互相爱慕产生,除此以外别无考虑,这才是合乎道德的婚姻。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及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因素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为此,他们深刻批判资本主义家庭,认为消灭资本主义家庭赖以存在的私有制基础,才能真正消灭性别的社会分工,实现妇女的真正解放。对于未来的家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家庭中包括两层关系,一层是夫妻关系,另一层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夫妻关系应该是男女平等互相尊重,家庭内部男女平等是社会性别平等的基础。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家庭观,共产主义社会的家庭应当是以性爱为基础的、性别平等的家庭。因此,作为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主义社会,应当以构建性别平等、相互爱慕的新型家庭为目标。

(作者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注:本文系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马克思恩格斯的家庭观及其当代价值研究”(项目编号:21BKS1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开创数字未来,青少年需保护更需赋权

——聚焦“迈向数字文明新时代”首届青少年互联网大会

阅读提示

在信息技术快速变更发展的时代,做好青少年网络安全保护,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课题。在近日召开的“迈向数字文明新时代”首届青少年互联网大会上,全球互联网数字科技创新与数字文明,青少年网络素养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们共同探讨全球互联网与青少年保护发展领域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成果、新趋势,并发布了《互联网平台未成年人保护发展报告及政策建议》。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韵曩

青少年网络素养不仅影响其身心健康发展,也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在近日召开的“迈向数字文明新时代”首届青少年互联网大会上,全球互联网数字科技创新与数字文明,青少年网络素养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们共同探讨全球互联网与青少年保护发展领域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成果、新趋势。

网络空间环境直接影响青少年成长

《2020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人网民规模持续增长,2020年中国未成年网民达1.83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94.9%,高于全国互联网普及率(70.4%)。超过1/3的小学生在学龄前就开始使用互联网,且呈逐年上升趋势,触网低龄化趋势更为明显。在信息技术快速变更发展的时代,做好青少年网络安全保护,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课题。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网络素养研究中心主任方增泉发布《互联网平台未成年人保护发展报告及政策建议》,并提出一年来我国4类(游戏平台、社交平台、直播平台、音视频平台)81个互联网平台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基本合格但仍有很大提升空间。他建议通过完善青少年服务模式,丰富面向青少年的内容池;定期监测数据风险,实现平台规范化治理;构建全方位的信息提示矩阵,优化未成年人使用环境;政府、企业、学校、家庭协同联动,形成青少年保护矩阵;践行多元知识普惠理念,做好科学普及和宣传教育,进一步加强互联网平台未成年人保护。

中国网络安全协会副秘书长赵宏志谈到,近年来青少年被诈骗、个人隐私泄露、网络沉迷成瘾等事件时有发生。青少年网络保护方面仍存在空白,针对家庭、学校及社会和其他主体的责任、规范仍不明确,互联网行业自律还处于探索阶段,未能形成统一有效、长期持续的行业标准和规范。

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苑宁宁认为,数字空间中,儿童受保护权受到冲击最大。通过梳理儿童在

数字环境中受保护权面临的七大风险,他指出,数字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应承担四个具体义务:一是儿童权利影响评估,尽可能消除和降低风险;二是通过干预控制风险和降低风险;三是提供儿童友好加载工具;四是依法运用主动技术。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创新环境所副所长刘萱认为,网络素养中的科学文化素养核心体现在价值取向及行为规范上。她指出,青少年网络素养的提升离不开所有构建网络系统或网络生态的各个利益相关方和参与方的共同努力,通过无害的规则来约束自身的行为,是互联网生态治理的底层逻辑。她建议,在构建传媒生态,特别是网上传播生态体系时,应秉持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坚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保持公开透明的原则和态度,构建网络空间伦理治理的新生态。

将青少年培养成为数字文明的推进者

与会专家们建议,要把网络空间建设成为青少年成长、创新、激发原创力的重要平台,将青少年培养成为数字文明的推进者。

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院士邬贺铨指出,“Z世代”青少年是网络空间服务的消费者、生产者和推动者。互联网为青少年提供了放飞自我、敢于试错的机会,要完善网络治理、打造清朗网络空间,引导科技向上向善,鼓励青少年做网络的主人,加强青少年网络素养教育体系建设,提供普惠的网络数字化工具,激发他们的观察力、好奇心、想象力,让他们成长为互联网科技创新的有生力量。

把数字“原住民”培养成数字时代的合格公民,越来越成为时代的紧迫课题。中国妇女报社社长、总编辑孙钱斌表示,希望年轻一代既熟练掌握数字生活和数字传播的技能,也能洞察其中的风险和局限,特别是在众声喧哗中,能够持中守正而不偏狭,文化自信而不封闭,自主独立而不离群,用数字赋能人生、贡献社会。

教育部公布的义务教育新课标中把“信息技术”设置为义务教育阶段独立课程,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信息技术高级教师张建彬表示,这一举措的目的就是让学生利用信息科技的思

维和素养去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培养学生作为新时代数字公民最基本的生存能力和创新能力。

如今,数据已成为国家所定义的“生产要素”。北京师范大学校务数据管理中心高级工程师孙洪涛建议,青少年应将数据视作认识规律的重要抓手,关注数据的来源、范围和方法,在对数据去伪存真的同时,更好地应用数据改变生活。

共同构建网络素养教育新生态

发挥网络文化和新技术对青少年的正向影响,切实提升青少年网络素养,让青少年能够安全、有效地参与到互联网生态建设中,需要联合政府、家庭、社会等多重社会力量形成合力。会上发布的《青少年网络素养调查报告2022》中提出青少年网络素养个人能力提升行动计划,从青少年个人能力、家庭网络素养教育、构建青少年网络素养教育的生态系统,青少年网络素养培养的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对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提出建设性改进方案。

北京市家庭教育研究会秘书长《父母必读》主编梅梅表示,随着网络内化成为青少年生活的必需品,青少年的网络素养与家庭教育之间也产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针对家庭这一青少年网络素养培养的第一场域,家长应和孩子一起共同接受媒介素养教育,让家庭在网络世界中受益,让孩子在网络世界中更好的运用数字工具。

中国儿童中心家庭教育部部长霍雨佳总结了家庭教育中网络生活存在的问题:一是亲子陪伴、亲子游戏时光大多被网络、电视所替代;二是家长监管孩子上网活动的意识和能力不足;三是亲子关系不佳。她提出家庭教育网络监护策略:家长应以身作则,提高自身网络素养;建立良好的网络亲子关系,制定家庭规则,营造良好家风,将网络管控转化为网络参与正向赋能。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高文珺基于团队调查结果分析谈到,青少年的数字生活与家庭、学校环境紧密相关,互联网和家校形成的系统不仅影响青少年网络行为、网络素养,更影响着青少年的价值观念、创造力、人际交往、心理健康和社会心态。家庭、学校系统与互联网系统相配合,能大大减少青少年依赖网络需要的动机,提升网络适用水平,将网络对青少年的影响引向积极向上。她建议,青少年网络保护和青少年网络素养提升要有更加系统化的视角,注重互联网和家校系统的建设,深化学校网络素养教育,提升家长网络素养教育,促进青少年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图志 华夏科技女英雄群芳谱 主持人:章梅芳(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光谱学领域中的巾帼领袖:何怡贞



图为1969年,何怡贞(左)与何氏三姐妹在北京中关村留影。(左起:何怡贞、何泽慧、何泽瑛)

何怡贞(1910-2008),20世纪五六十年代活跃于中国物理学界的杰出知识女性之一,与胞妹何泽慧、何泽瑛共同享有中国科苑“何氏三姐妹”的称誉。她的一生与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体现了中国科技女性在爱国主义指导下,竭尽全力为发展我国科学事业,推进现代化建设作出的重要贡献。

何怡贞1910年出生于北京。何怡贞的父亲何澄和大姨王君九皆为参与过辛亥革命的仁人志士,外婆谢长达更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杰出女教育家和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与实践者。因饱受封建礼教的摧残,谢长达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糟粕说教痛彻心扉,力主女子要与男子一样平等接受教育,并一手创办了苏州振华女子学堂,作为谢长达外孙女

怡贞与胞妹何泽慧、何泽瑛都出自这所知名女校。在良好的家庭教育熏陶下,“何氏三姐妹”自小就养成了自尊自立的品格。

1930年,何怡贞自南京金陵女子学院毕业,1931年便在金陵女子学院院长吴贻芳的帮助下踏上了远渡留美的道路,进入美国蒙脱霍育克女子大学化学系。刻苦攻读两年后,何怡贞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硕士学位,并在校方的举荐下获得巴伯奖学金,前往密歇根大学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留学6年的时光里,何怡贞埋头苦读,横跨物理与化学两大基础学科,从事过渡元素的原子光谱研究,并在稀土元素的原子光谱研究课题中,成为研究钇的光谱线从可见光到紫外光定标且发表其研究成果的第一人,奠定了她在世界光谱学研究中的学术地位。

在美6年中,何怡贞从未忘记父亲曾对她们说过的话:“我要倾其家资送你们出去,将外国的强项学回来,报效中华”。1937年5月,何怡贞获得物理专业哲学博士学位,7月得知国内卢沟桥事变后当即返回祖国。在这个强寇入侵、战火纷飞的特殊时期,年仅27岁的何怡贞却放弃前途大好的欧美之旅,毅然选择回到故土,与祖国和亲人共患难,铮铮铁骨与民族气节此刻在一名中国女青年的身上得以体现。

1938年至1941年间何怡贞在战乱中与家人一同奔波于上海、北平、南京等地,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东吴大学任教。1941年7月,何怡贞与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知名金属物理学家的葛庭燧先生结婚,随后二人抱着“科学救国”的伟大志向再次前往美国深造。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何怡贞又与丈夫冲破重重阻力,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回到祖国,献身中国科学事业。何怡贞将自己的理论研究应用于新中国冶金工业建设,先后开展合金钢组织结构对光谱分析的影响、高速钢中的钨和合金钢中的微量稀土元素的光谱分析方法等多项研究,不仅填补了光谱学研究的空白,解决了生产需要,还为祖国培养了大批骨干人才,其结合生产实践发表的研究论文获得国际同行的广泛认可。20世纪70年代后,何怡贞又带领学生在金属玻璃的力学性能和结构稳定性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在我国最早开拓了非晶态物理及金属玻璃研究领域。

除了日常的科学研究、关注青年科学人才的成长,何怡贞还积极参与各类社会活动,身体力行投身于多项妇女儿童事业及公益事业,与丈夫葛庭燧多次为灾区、失学儿童、幼儿园及亚运会等国家重要活动筹集善款。何怡贞既是一名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杰出科学家,也是一位无私奉献、情系万家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是吾辈女性自立自强的楷模,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